

春光无限好

张冬娇

这个无雪的冬天,使得春节后的天气异常寒冷。这正应了那句古话,暖冬之后必有春寒。

天气似乎跟人们开着玩笑,连续十几天的降雨,麻痹着人们的神经,总以为还是冬天呢。白天,只要透过窗户瞥见外面瑟瑟万物,便会坦然地坐在火炉边,闲闲地摊开书本,佐着茶,

岁月悠悠长长,思绪也悠悠长长。寂静的夜里,窗外雨潺潺,冷风一拨一拨从窗户游荡进来,此时,钻进厚厚的棉被里,枕着潺潺的雨声,什么也不用想,安然进入梦乡。

可是突然有一天,天色放晴,唧唧喳喳的鸟儿在窗前樟树间闹得很欢,一大片阳光透过窗户映在对面的墙壁上,明媚得有点耀眼,扭头朝窗外望去,呀,满窗春色,春光无限,春天来了!

阳光已经有了分量,映在樟树叶上不再柔和,反射在对面白色墙壁间也格外亮眼。马路上的行人,外套的扣子已经松开,有的干脆脱去抱在怀里。春风暖阳里,猛吸一口气,空气里是饱满的水分子,是初春的气息。人的心情无端地好起来了,彼此相视一笑,一脸春天的模样,“噢,春天就来了呢。”“是的呢,这个暖冬

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”群里,有人唱起来了,“寒冷的冬天哟也早已过去,愿春色铺满你的心……”

这个时候的人,多亲切多慈祥。

不知何时,花池旁的那株红梅,已悄悄打苞,默默绽放了。朵朵红梅缀在枝间,远远望去,一树彤云,一树流霞。只惹得行人驻足,痴望,默叹。然而,它并不张扬,疏影横斜,含蓄典雅,像一古典女子,娉娉婷婷,举手投足间,自有无限风情。

小径旁边,两棵高大的木莲树,一棵打满了桃形的苞,另一棵已在树冠开满了大朵白色的花,一树白花啊,如遗世独立的北方佳人,不食人间烟火。每一朵花就是一张笑脸,无数的笑脸聚在树冠,一笑倾城,再笑倾国,那笑也是超凡脱俗的。

阳光也在树叶上,枯草间流动着,跳跃着。沉睡的泥土苏醒了,一个连着一个的呵欠,呵欠里是一阵一阵的清香。沉睡的树木苏醒了,不断伸展腰身,“咔嚓,咔嚓”的骨节声不时响起,尤其是密集的女贞树下。沉睡的草们苏醒了,看得到枯草根下的嫩芽,不久的世界,就是一个新绿的世界,等待与期盼,也是欢欣鼓舞的。嫩芽下面呢,蚂蚁、瓢虫、蚯蚓,都苏醒了把?

明媚的春光,耀眼的新绿,昭示着某种朝气蓬勃。一瞬间,许多珍时惜春的名言警句袭上心头。“阳春布德泽,万物生光辉。”“百川东到海,何时复西归?”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

思绪一下子紧张起来了。

寒假前从学校借来的名著还只翻了个大概;计划看完的几本书正静静地躺在书柜里;心里涵涌着的一些文字也无暇着手;越钻越觉得像无底洞般的新课程理念,教材教法,仍在那里等着你去钻研。

紧接着,梨树开花了,桃树开花了,油菜花早已鼓足了劲,蓬蓬勃勃地开始了,一场接一场的花事,赶趟儿似的。空旷的田野里,树叶将这个季节涂抹着梦幻般的色彩,鹅黄、嫩绿、青亮、苍翠。

一个美丽的季节正遵循着物候一步一步走来。一寸光阴一寸金,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流光溢彩的。这样美妙的环境中,正是工作和读书的好时节,许多人会在自觉不自觉间加快了生活节奏。我也要迅速调整自己,以最佳的心境去领略春的每一种味、每一种色、每一种意境与姿态,以最佳的心态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。

如此,才是对光阴最好的交代。



这个三月,有点不同

罗小玲

从落地窗望出去,眼前是一大片菜地,一畦一畦盖着塑料棚。不远处有零星的油菜花,黄灿灿的。一条长长的路从远处延伸过来,快到村口了吧,有两个大石墩一左一右摆着,一位少年上午跳上跳下墩子几次,然后在路上百米冲刺一段,下午又把把这些动作重复了一次。

如果女儿提前一周回国,在此次疫情中,我跟绝大部分人并无二样,无非是出门戴口罩,不扎堆,不聚会。完全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要被隔离,每天在落地窗前,感受天亮到天黑。

新冠肺炎疫情来了之后,除了遵循政策不挪窝外,我唯一紧张的一次来自对面小区出现了确诊病例,惶恐了几天,整条街再没听到有其他病例,才跟大家一样安了心。后来的紧张升级均来自女儿。

女儿是去年9月从美国的大学到巴黎进行硕士实习的,合同签到2月29日。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,我们商量让她实习结束后先在法国境内旅游,等一切平稳再回国。

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,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,神州大地形势都变好。但一夜之间,国外形势如一个月前的中国,法国的邻国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激增,法国也从2月24日已清零的数据,一路持续上涨。因为有时差,我每天等到深夜2点看法国确诊数据更新,心急如焚,内心比一个月前还要紧张。

实习结束是周五,依我的想法,恨不得女儿当天就离开。但法国的公寓周日不退房,而因为疫情导致国际航班减少,我们最终只能选择周二即3月3日的飞机。在女儿上飞机前,我心一直揪着,当时法国仅有百余病例,意大利尚未封全境,老外们还是“不自由,毋宁死”的连口罩都不戴,女儿说自己只能避着人群走,坐地铁也是找人少的地方站着。而我,一再再再三地叮嘱她要多注意,生怕她被感染了。

飞机到达浦东机场是3月4日早晨6点半,因前两天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,机场的排查陡然严格起来,飞机上排查加海关检查就花了6个多小时,导致凡转机的人员一律误机,即使是这样,女儿在当晚还是回到了株洲。我的心落到了地。

据女儿说,有同学从日本回来,飞机在长沙机场落地排查后,就直接送去隔离了。而之前我跟社区报备时,社区表示,女儿回来后在家隔离14天即可。3月5日上午家门口来了5个“大汉”,有社区工作人员,有片区民警,女儿开玩笑说,早知道这么多人来就不穿大花棉袄了,太没有形象可言了。3月6日下午,疾控的人全副武装上门做核酸检测,把正好出门的邻居吓得一激灵。3月7日上午通知测试结果为阴性,微博上也没有她乘坐的国际航班确诊的病例,到这时,应该说我们比较踏实了。几天来,每天我们俩都自动自觉量三四次体温,女儿偶有点咳嗽都让我“魂飞魄散”,追问问有没有其他症状,怕她感染了病毒。虽然在家里两个人距离要多远有多远,女儿还说离这么远,我是有多嫌弃她,但看着女儿健康活泼地在眼前,是很幸福的事。

7日当天,快到中午时,突然接到社区的通知,女儿必须集中隔离,要不然就封门,家里的人一律不准出。女儿有点不高兴,回国前我们做好了各种预想,包括飞机抵达后长时间的检查及居家隔离,当时想着最坏不过就是集中隔离,但真的到了这一步,她有情绪还是难免的。最后,女儿为我着想,选择了集中隔离。到家时刚收拾好的大箱子又搬出来,电脑、IPAD、健身用品,窝在房间不动所需要的物品全带上了。我还一再地说,没事,那个酒店离家近,有什么需要的我再去送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每天跟女儿视频,安抚她的情绪,给女儿送好吃的,连一楼的护士都说,别送这么多,吃太多容易长胖。但做母亲的就是这样,毕竟23年来,我们母女在同一座城市第一次如此长时间不能相见。我还每天站到女儿隔离酒店的对面,让她能看见我,虽然,我看不到她。此举被不少朋友“耻笑”。

女儿情绪很稳定,每天坚持写毕业论文,还把一日三餐发到微信上。本以为,就这样隔离着,14天后我就能接上女儿开心回家了。没想到,3月10日,我再次接到电话,女儿要转移至悠移山庄隔离,我也要一同隔离。女儿情绪波动很大,而我惊慌失措,第一时间联系疾控部门并上网查看,了解到女儿乘坐的航班无确诊人员后,转而安慰女儿,一起坦然接受。

就这样,我在山庄酒店的5楼,女儿在3楼。房间是我们唯一活动的空间,还好这是信息时代,手机联网,世界就在眼前。一日三餐有人送到门口,上午下午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会来量体温。“吃饭了”“量体温了”,就是一天里来自外界的声音。

女儿的房间带了外阳台,有阳光的日子,她会泡杯咖啡,在阳台上和我视频,边晒太阳边喝咖啡。

我的房间没有,站在落地窗前,菜地就在眼前,从落地窗走到房门口一共是15步。我睡眠质量一直不错,但在这里,夜里很晚才睡得着。女儿说她从没见过这样黑的夜,连窗帘都不拉,窗外漆黑如墨,一点声音都没有,我也有几十年没见过了,幼年时在农村倒是常见。

每天,我很早就醒了,一天的时间,我都在窗前,或坐或站,鸟叫声不绝于耳,细听才找得着它们停在哪里。没有电脑,我用手机写东西,一会儿就累了,便停下看村民在大棚下辛勤劳作,偶尔会为自己的“混吃等死”而羞耻,但想着这恐怕是有生之年头一回不出门就能为国家作贡献的机会了,便又释然。

来的那天上午整层楼只有我一个人,这几天应该是境外回来的人增多,楼上住了不少人,一到饭点,就能听到敲其他房门的声音。有一回我开门拿饭,对面也有人开门,大家都戴着口罩,彼此扫了一眼,然后关门。隔离的日子还长,那就,耐心等待。

随笔

窗台上的月季

释然

有朋友送来两盆月季,一盆红的,一盆粉的,花儿像一群热闹的孩子,大朵大朵地绽放。朋友说,月季很好养的,不用去管它,偶尔浇点水就可以了。我总笑我们办公室是阳光房,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直接探进头来,窥视室内的一切。这不,自从月季驻扎在窗台的第一天开始,阳光和花香就充盈着我们的整个世界。

我们是不善于打理花草的,以为月季就像肉肉和发财树一样,十天半月地浇点水就能打发得蓬蓬勃勃。

日子在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地过,当我发现时,两盆月季都成了标本,花儿是枯的,叶和梗是黄的,手指轻轻一碰,“沙沙沙”直响。我轻轻地把花朵摘下,放在一个小瓷盘里。然后认真地向百度请教,原来,花店买来的月季,盆里是一种培养土,类似于海绵一样松松软软,又轻又不吸水,如不及时换土换盆,月季就会慢慢萎蔫、干枯,一般养不了太久。

我这才掂了掂两个花盆,真的身轻如燕,加上我们的怠慢,难怪月季会遭此厄运。我把月季从培养土中拔出,清理掉那些枯枝败叶,仔细观察了几根月季梗,还有两根有一部分是青绿色的,说不定有救。找来两个新瓷花盆,培上泥土,两根光杆司令月季梗,被我安上了新家,浇上水,听天由命。

那两个光秃秃的杆杆就那样孤零零地杵在了我们的窗台,一天两天三天……一个周一,我去浇水时,发现月季梗居然顶着阳光冒芽了,紫红紫红的叶尖趴在梗上,像个熟睡的婴儿,就那么静静地蜷缩着趴着。这个大冬天,我们的办公室因为来了这冒尖的月季芽,有了暖暖的春意。渐渐地,紫红的叶尖向外张开一点点,渐渐地,颜色由红变绿,渐渐地,叶片整个舒展开来嫩绿嫩绿的,虽然过程极其缓慢,但我知道,我的月季逃过了它的严冬。

一段时间后,两盆月季长了一片又一片绿叶,说不上繁茂,但欣欣向荣。我想,到了春天,可能就会开花了。年前几天,我有了新发现。在月季的绿叶间,有一根枝条伸到了玻璃窗外,顶尖上是一个圆圆的尖尖的小绿苞。这是花呢?还是叶呢?我有种想掰开一探究竟的冲动。细一想,月季好不容易挽回一条小命,哪那么容易开花呢,肯定是一个小叶团。后面几天的观察证实了我的猜想,那个小叶团一直团在那里,任你天晴下雨,没张开一点也没冒半点红,就那么静静的。

大年初三值班,刚进办公室,总感觉哪里不对劲,拿起水壶准备给花花浇水,才猛然发现,窗台上的月季,那个伸到玻璃外的小叶苞,被一个圆圆的花柄支撑,张开了五瓣叶托,叶托里面是红红的,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一样的花苞,正对着窗外微笑呢。

月季,哪怕有一线生机,它都能长叶开花,向上生长。哪怕过程缓慢而艰难,哪怕黑夜和严寒,它都会一直坚持静待花开的信念。由此,想起习主席的新年贺词,“让我们只争朝夕,不负韶华!”

月季尚能如此,我们又怎能辜负?我仿佛看到了窗台上的月季不断绽出新的花蕾,不断怒放一朵朵娇艳的笑脸,充盈着我们的世界。



血 鳝

谭熙荣

猪肉的岁月,这可是宝贝啊!

小条的黄鳝煎了卷子,大条的,便留下做血鳝。

打水,撒盐,手捏了黄鳝往盆边一摔,滑溜的家伙被三下五除二清理了脏物,丢进了盐水盆里。这时候,黄鳝还会动,甚至劲儿很大,随时能跃了出来,所以装盐水的碗盆得深一点,以防“越狱”。

下一步,就是拍,关键的一招。有些人将这道手续省了,做出的鳝鱼厚实、生硬、少味,实在不敢恭维。不仅得拍,还得下点力气,一拍,两拍、再拍,鳝鱼片卷了起来,才算功夫到家了。反复拍过的鳝鱼片,松酥,易熟,入味,适合爆炒。唯一的缺点,便是鳝血四溅,防不胜防。

一大勺茶油下锅,烧至冒烟,溜入鳝鱼、姜片,顿时响声“滋滋”,香气渐溢。左翻右炒,鳝片水分收敛,外表略微焦黄,再倾入半熟的干辣椒、蒜苗等,加水大火烹煮。待水干,将鳝血倒入,迅速搅拌,爆火,10秒即可装盘。鳝血中放少许茶油,可去腥味。干辣椒以本地产的为上,辣而不烈,其味深长,是除腥去腥之佳品。鳞片中有辣椒的冲劲,辣椒里有鳝鱼的芳鲜,辣鲜

合一,美味无比,一点不逊山珍海味矣。因为做工比较复杂,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得出这道佳肴,故血鳝在餐桌上出现的频率不高。

几个老酒友中,差不多都好血鳝这一口。每每请客,憨公的菜谱里必有这道压轴菜。而格哥与排兄,无论是剖黄鳝,还是做血鳝,皆为高人。二位吃得亏耐得烦,道道程序做得细致专业,干净利落。末了,砧板菜刀洗得发白,连水泥地上的几点血迹,也概不放过,一一擦拭干净。至于厨艺,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,不怕不好吃,只怕不够吃。格哥有个偏好,爱在血鳝里放薄荷叶,提香,杀腥,锦上添花。每去哪家喝酒,只要吆喝一声备了血鳝,不要主人说,格哥便自带了薄荷叶。菜再有多余,一顿下来,血鳝碗里总被“剿”得精光,仿佛清水洗过。

有不少日子没吃到血鳝了,一念起,觉得口里有些寡淡。

